

十八、光孝寺講經與佛學院第二期生

十三年暑期，在廬山開畢了世界佛教聯合會的時候，距武昌佛學院的開學，猶有一個多月的空閑，已久允江蘇泰縣光孝寺預先邀請前往為講維摩經。此時，常惺已嗣光孝寺住持培安的法，來廬山順便出席聯合會，實係迎接我去泰縣的專使。故聯合會畢，即偕之從九江乘輪船赴鎮江，在輪船上有一滑稽的事。即次晨過安慶後，在我們住的頭等艙新添了兩個乘客。見我同在廳上坐，即竊竊私議我為日本人，引起多人以目光注視我，我因自白確係浙江的某人。但這位乘客堅不信我的自白，定要說我必係日本人，我因亦與開玩笑道：「你先生的貴國是否匈牙利呢？」他急說：「我們都係安徽人。」但我仍堅說：「他必定是匈牙利人。」急得他力辨非是，始將眾人的目光移注他的身上，弄成一場的哄堂大笑。船到鎮江，起住超岸寺。民國元年後久別的鎮江，雖車船常常經過，迄昨停留一宿。當晚超岸住持晴峯，請了當地的信佛居士盧潤洲等，與退居守培、焦山監院智光、觀音閣仁山來宴敘。此時仁山亦已為鎮、揚間僧界尊為長老，守培以宗說俱通自負。次日，同抵揚州，寓萬壽寺，住持寂山招待殷摯，與民元敵視仁山大異，陪遊揚州瘦西湖、平山堂諸

勝，我曾有詩紀之。遂偕寂山、仁山、讓之（天寧寺監院，即大醒剃度師，大醒這年出家，也同到光孝寺聽經，後始去武昌佛學院）、守培、智光、晴峯、常惺、芝峯、大醒等十餘人，同乘光孝寺自備的木船而抵泰州。

光孝寺之請講經，以寺產甚富，歷年常為訟累，同縣紳學界人亦多與為難。住持培安因智光介紹，延常惺為法嗣，常惺建議辦覺海學院，並請我講經以先開通風氣。其時託我名下出家的大愚與其同戒浮光、大願，亦先閉關在寺。我到光孝，培安率寺眾禮敬甚隆，請邑中各界英著、諸山長老一堂宴敘。寺中已先印行昔年在北京的維摩經講義。開講那一天，除僧尼女信徒三四百人外，紳學界凝神靜聽者亦百人以上。既看講義，並聽口說，遂由了解而起信。二三日後，皆展轉歡喜稱歎，全城頓改向來鄙視僧眾輕蔑佛教的空氣。我除講經外，逐日應各寺庵宴請及遊覽風景，時有題詠。中間小病，請常惺、智光各為代講一座。講十餘日將畢。紳學界二三十人，請受三皈。為首的盧敬侯等嚴選資格，對於未足「與紳士之列」的，皆擯不令同受皈依。我為他們結一念佛社，並禮培安為領導師，領導念佛，即為後來泰縣佛教居士林的前身。對於為光孝寺挽回風氣的希望，可算已達到了。但培安認為已可苟安，後對覺海學院竟不復辦。時普通請受皈依的男女信徒甚多，要求不已，乃於講畢普授百餘人。此時泰縣既將我傳同神佛，又來環求皈依者近幾千人，但為集

佛殿方便開示，各各歡喜，散播四鄉，我於翌晨即行，而四鄉入城求皈依者數千人，已追慕無及，大生「所過者化、所存者神」的感歎！

離泰縣，由範成、默庵等迎至姜堰西方寺停講一日。再應如皋定慧寺紹三等請，轉往如皋。此時如皋已有一羣紳學商少年，因讀我「職業與志業」一文而組成的佛教利濟會，更為熱烈歡迎。在如皋留講二三日，從南通乘輪船再到鎮江。盧潤洲陪往金山等處遊了一日，重晤青權退居等。智光等又陪遊了焦山，大嚴自寶華山來拜。擬赴華山、南京一遊，但江、浙間風鶴頻驚，旅行不便，且武昌的開學期已近，遂由鎮江逕回漢口。

武昌佛學院的第二期學生，我的改革計劃，除留第一期畢業優材生二十人設研究部外，只招受過比丘戒的大學部學僧四十名，連寄宿舍亦改為仿禪堂的廣單制，先注重律儀訓練，嚴格施以生活管理，以為實行整理僧制的基本。但此時院董會已改舉湯蘊銘為董事長，隱塵對我亦漸持異議，僉要仍照第一期的課程，兼收在家學生，未能通過我的革新辦法。故所招的第二期四十名，仍有少數在家學生，今所憶的，只有大醒、寄塵、亦幻、墨禪、虞佛心、迦林、恒漸、枕山、蘇秋濤等數人。課程三年，略同第一期所訂。因此，我請了善因來任都講——等於教務主任。秋季開學後，把第二期生的功課交與善因、化聲、大圓等教，我唯擔任指導研究生的研究，二個月間的研究，亦尚有成績。鼓架坡的佛學女

眾院，亦在這個秋季開學，李德本為董事長，李隱塵為院長，李德瑛為學監，尼及女學生約二十餘名，功課大抵由男院教師及研究生兼授。十三年春起，我已得了胃病，入夏漸劇，食飯嘔吐，改食麵包，將三四個月，擬作短期完全休息。又因第二期係隨他意辦，亦減少了熱心及鬆懈了責任。我實為此兩因離去，不知者曾別作與某人有何意見衝突的推測，完全誤解！到秋杪，乃將院務分別布置停當，留一致院董會函，把要隨身帶的一兩件行李收拾好。臨行前半小時，突然召集院中教職（學生仍在上課），宣布院長職務暫交由善因代行，其餘各教職一切照常。在院董、院生不及知道挽回的瞬間，即租車上了立時開行下水的輪船。這個行動，使院董、院生有點驚訝不安，所以萌生了些不相干的揣想；但我只因不如此不易得數月的休息而已。

舟到南京下關有半日停泊，登岸洗了澡，欲上獅子山一遊。那時，齊盧之戰將作，乃因守兵的攔阻，退歸船上。有一詩人來同艙住，談論得頗忘寂寞。抵上海，暫休息數日。以奘老適來滬，訪了士老。又因朗清邀過雪竇分院（後來過滬多在雪竇分院住），與朗清的交誼亦從此始。我因欲休息，故都未使上海一般佛教徒知悉，只訪了趙南公，取了些「人生觀的論戰」、「科學與哲學」等新出版書籍，即偕奘老去寧波鄞江橋一個荒僻的巖洞隱居，過寧波亦不曾停留訪問。奘老仍住寧波觀音寺的時候多。巖洞中原只一燒飯媪、

一種菜翁看管，我專僱了一小使以供服侍差役。住了一個半月，住得非常安逸，飲食調和得宜；遇天晴的日子，便在山林中席地而坐，枕石而臥，俯仰天地，放浪形骸，十分的鬆爽舒適，胃病也便好了十之七八，差不多恢復了健康。但後來每一疲勞過甚，胃病即發，所以知道只好了七八成，並未斷根；而從此亦自覺不復能過勞，對於事業，不敢無限制的創興荷擔了。

病愈，無復久住巖洞的需要。往歲曾聞方粹年盛譽奉化雪竇寺的山水，勝甲四明，乃邀裝老同往一遊。第一天乘小火輪到了江口，由白雀寺悟淨留宿，略觀塔山形勝。次晨僱竹輿以登雪竇，久旱不雨，山田現枯狀。入山亭以上，一路風景漸佳，而雲黑風緊，已有山雨欲來之勢。才入寺至天王殿，雨已驟下，朗雲方丈（此時尚是朗雲，次年始由浪清接任）即迎居法堂的西廂房內。然一雨三日，竟不及出門縱觀。翻閱山志，哦詩遣悶，所題八景詩，皆臥遊所成。三宿未晴，乃於晨餐後雨霧濛濛中喚輿下山。過入山亭，天氣放晴，但興闌不再返登。或係山靈故為阻攔，留不盡餘興以待日後來遊，亦未可知。還抵寧波小住，慈谿保國寺住持一齊邀往遊憩。寺系漢驃騎張將軍捨宅開建，我亦久慕勝概，乃偕至該寺，居以新落成靜室，供設甚備。策杖探覽就近的寺庵古蹟而外，住月餘殊喜閑靜。先在巖洞，曾因評判當時關於人生觀論戰的思潮，撰就人生觀的科學一書；此時於保

國寺日居無事，又作成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，及起信論唯識釋二書。大抵皆針對時論而發，但都在沒有參考書的山居中所作，故徵引的文句不無差脫。

迨臘月間，似由「齊盧之戰」引生「奉直之戰」的戰事已經結束，由粵孫、津段、奉張的三角同盟成立，擁段入京為執政，粵孫傳將北上。那時，武院院董事會派孫文樓，至寧波觀音寺裝老處，詢知我的居處，即尋到了保國寺來，持院董會函，院職、院生函，暨隱塵、森甫等武漢眾弟子函，催我回鄂；我送孫文樓到寧波，又接得大勇與湯鑄新、胡子笏等來函，云與許靜仁、馬冀平等發起護國仁王法會，請赴北京講經。我回信準於正月底、二月初到京，並囑孫文樓先歸武昌報告，我決於年底回武漢，但只住一月，即由漢口轉赴北京。我在寧波稍事勾留後，赴滬將所著《人生觀的科學》和《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》兩書，贈泰東圖書局出版；另大乘起信論唯識釋，亦由人捐資印送。我於臘盡至武漢應酬了多日，歸住武院，將院事逐加處理。隱塵等聞於武院春季開學後即赴北京，為佔北京的先聲，約蕭衡珊巡使、何韻珊省長、陳叔澄校長等，發起就武昌中華大學大禮堂，先於正月初十外開講仁王護國經。開講日，蕭使等亦親至。那年，以仁護二字取男女皈依者的法名，鍾益亭的仁益，汪奉持的仁宏，是這個時候皈依的。但我只講了四五座，即由善因代講。於武昌的佛學院及女眾院舉行開學禮，對學生訓話之後，即由王森甫、董憲章等乘京

漢軍隨行赴京。直至十五年夏初，在漢口佛教會講無量壽經，始又返武院住了數日，對於第二期生略有開示。但此時研究部生已離盡，只存第二期學生約三十人，無復我在院時的興隆氣象。逮秋初，國民革命軍圍攻武昌，頓告散歇。故第二期生除大醒、亦幻、寄塵、墨禪、虞愚，後來隨我學習而外，其餘大抵少曾受我的親教。